

沧海桑田高攀路

□钱声广 文/图

街巷



高攀路创意工厂



桂溪寺祭文碑保护牌



桂溪寺祭文碑

我居住的这个小区，有东、西两道门。东门位于高攀路，是小区的后门，西门位于科华南路，是小区的正门。有人戏谑说：你们小区坐落在高攀路上，似有高不可攀之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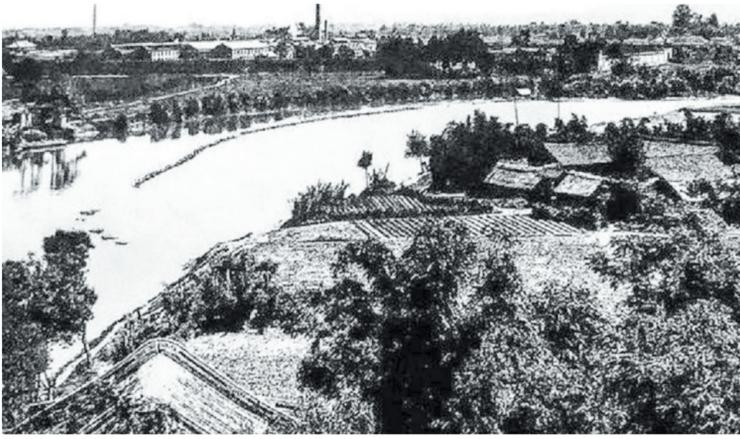
其实，高攀路是一个地名，源于这里曾经有过一座桥，名叫高攀桥，原名高板桥，建于清中叶。17世纪80年代初，连发两年大水，桥体被冲毁，当地的僧众士绅商量“以人力积人功，以仁心造人路”，于是纷纷筹集善款，重修高板桥。相传，新桥建成，一游方老道误踩新桥，连连致歉道：“高攀、高攀……”村民知道后，认为这是天意，遂将高板桥改名为“高攀桥”，村名亦改为“高攀村”。

40多年前，高攀村一带还存有为数不多的林盘。林盘的特点就是以院落为聚合圆心，内圈是住宅和环绕的乔木、竹林，炊烟袅袅，鸡犬之声相闻；外圈是池塘、农田，四野纷繁、星罗棋布，乡土气息浓厚。我年轻时，喜欢在节假日里约上三五朋友从磨子桥骑车来此游玩，吃点土菜，喝点跟斗酒。

那时，从磨子桥到高攀村、三瓦窑一带，只有一条狭窄的九三公路，它北起九眼桥，绵延曲折，在四川大学改造，横穿高攀村的农田，从“板门店”——一个古旧的街道穿过，车马辚辚，人流如织，然后再沿着白药厂围墙往南，跨过成昆铁路后，就到了三瓦窑，骑自行车差不多需要一个小时，当年那狭窄的小路现已变成了宽阔平坦的高攀路。

虽然九眼桥到三瓦窑两地的距离并不远，但当时一个是城内，一个是郊外，城乡之间的差别还是挺大的。年轻人在城里待久了，还是喜欢跑到乡下来呼吸新鲜空气。高攀村这一带离城里相对要近些。阳春三月，这里到处都盛开着各色花朵，桃花、梨花、油菜花，繁花似锦。入夏以后不仅可以看到麦浪之美，还能闻到沁人肺腑的荷香、稻花香……现在回想起来，印象尤其深刻的，要算那布满池塘的田田莲叶、艳艳荷花，老远就能闻到它散发出的阵阵清香。

如今，这里已开发成了一个小区。过去一些冠以姓氏的“大院”已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则是“某某小区”“某某花园”。一排排、一栋栋林立的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拔起，使这片曾经乡土气息浓厚的川西林盘发展成了城市的格局。高大的建筑和宽阔的道路，川流不息的车流人流，五颜六色的广告牌和LED灯箱……城市的扩大繁荣推进了乡村的发展振兴，这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大趋势吧。



位于高攀路白药厂中的技术楼，建于1906年，留存至今。

居住在这里久了，很容易淡忘这里的过去。我时常在小区里漫步，也时常在小区周边走走，时不时地会回想起这片土地原有的生态和植被。

有一次，我照例沿着小区走动，路过两座一米多高的石碑时忽生好奇心。石碑不知是修建小区时从地下挖出来的，还是原先就立在那里。碑体无损，只是碑上镌刻的文字已然风化，难以辨认。石碑旁挂有一块铜牌，是武侯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2020年立的，上面刻有两行字：一般不可移动文物——桂溪寺祭文碑。

于是，我翻阅了相关的史料，想寻找这里与桂溪寺的关系。《成都市金牛区文化志》和《成都市金牛区地名》中均记载：“明万历二十七年（1599年），神宗幸蜀，谥封宁菊东、周粟庵为忠、勤二帝，建庙并题词，‘佳城桂溪，先王成国’。”文中所说的寺庙就是桂溪寺。至于宁、周为何人，对明王朝有什么特别功绩，没有详细表述，网上也查不到详情。现在桂溪寺也不复存在了。据说，成都武侯祠大门口那石狮子就是桂溪寺遗留下来的。

后来，每当我漫步到这两座石碑前，都会走近细瞅，总想着能从中发现点什么。可以说，这两座石碑是桂溪寺遗留下来的古迹是不用怀疑的，如今立在小区里，也是小区沾有岁月古气之明证。

我真想能穿越历史时空去探寻桂溪寺的

过往，可惜去日不可追，只有尽量发挥自己的想象力——当年那门上悬挂着的“桂溪古寺”匾额，曾吸引过无数善男信女来此朝拜，寺中的三大殿，曾经清静悠扬、梵音缭绕、香火旺盛……

有时我在想，时代在前进，过去、现在与未来，新与旧，继承与创新，更迭不休是难免的，虽然有些乡村在衰败、消逝，但本质的根脉却从未断裂过，那种民族的、历史的基因一直在变化中存续和传承。

在距离我们小区不远的高攀路26号，至今保存有清末时期的工业建筑群。那是百年前，清末四川总督丁宝桢在高攀桥这片农田上创建的四川机械局分厂，专门生产弹药的地方，对外称白药厂，以“不察洋匠为务”正式将白药厂推向了历史舞台，在四川近代工业史上占据一席之地。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里更名为“解放军7322厂”。

事实上，看起来遥远的往事，其实也在眼前。如今，在原白药厂废旧的工业建筑群里，工业文明与现代时尚交相辉映，蝶变成了全新的文创地标——“BY YOUNG·1906创意工厂”，成为成都市武侯区文创核心驱动引擎。我每次走到这里时，时常会被围墙上的那些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”……创意宣传语而震撼不已。

高攀路，这里不仅有历史上遗留的痕迹，更是见证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兴衰荣辱，有着无可比拟的历史和文化价值。



Literature & Arts

锦水

08

成都日报



2024年8月27日

星期二

踪迹

双桥落彩虹

□杨力

秋游是一个词。告别夏日酷暑，选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，和朋友们结伴出游，或远足，或近郊，吃美食，赏秋景，都是大美秋天对人类的馈赠。

这个秋天，就有发小相约，而秋游的主题，是就近看桥。这番邀约一下激起了我的共鸣。

我所在的小城，三面环水，城市的便捷，靠的是一座座桥的衔接。或东西或南北横跨的大桥，方便了人们的出行；但几十年前，人们的出行，靠的则是船。

在那个年代，人们看见水就愁，汪汪一河水，是横亘在所有人眼中的天堑，要去对岸，都得到渡口坐船。

记得小时候，每到星期天，父母都要带我坐一趟船到对岸赶场。船是那种中间带篷的大木船，船舷两侧搭有板凳，进船的人依次坐下。开船的时间不定，得等一船人差不多坐满，很多时候背大背篋的，挑担子的，推鸡公车的，把船舱挤得满满当当，此时一头一尾两个艄公，则拿出两个小铁皮盒，像街头表演杂耍后收费那样，依次递到每个人的面前，一阵“叮叮当当”响起，每个人根据自己物件的多少，在小铁皮盒内投进一分、二分不等的硬币，此时的艄公干劲倍增，把壮实的肱二头肌一紧，两丈长的篙竿有力地插向河心，船缓缓驶向对岸。

艄公这碗饭是不好吃的，寒来暑往，日晒雨淋，吃住大都在船上。遇上涨水天，艄公要撑船，除了要有一把蛮力，还要有胆量加技术。即便这样，艄公那神情，也是半点不得轻松。撑离岸边的船，在滔滔的洪水中就像一片树叶，轻飘飘的仿佛随时会被浪浪倾覆。坐在船舱内的每一个人大气不敢出，眼睛紧盯着那一头一尾两个艄公，在洪水中要把篙竿撑到河底，靠的是各种变换不停的手势和技巧，篙尖插进汹涌的洪水稳定船身发出的“梆梆”声惊心动魄，直到毛布好不容易到达对岸，艄公拿出腰间的毛巾擦去一头大汗，坐船的人才敢舒一口气。

那时候也不是没桥。到了冬天，没有了洪水的忧，人们开始在河面上搭桥。桥身是木桩，桥面是木板，搭好的木板桥小孩子们觉得新鲜，大人们则提心吊胆。木板桥搭得简陋，木板与木板之间有许多缝隙，一旦踩空，很容易伤脚。特别是推鸡公车过河的，轮子吃力不准，最容易滑进缝隙，车身倾斜，鸡公车上的粮食就可能掉落河水中。冬天河水冰凉，下河打捞也是费神费力的苦事。

很多年过去了，当年搭木板桥的地方被一座水泥大桥取代，当年吃力的鸡公车变成了现今的滚滚车流。渡口还在，但变成了一座木船也在，但改装成了观赏灯火里城市夜景的游船。家乡被人们称为水城，汪汪一河水，成了小城人的风水宝地。

不单如此，一座座代表着更先进技术的斜拉桥在两岸拔地而起，宏大美丽的桥身和璀璨夺目的灯光，为三面环水的小城增添了许多网红打卡地，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小城，和我们一同赏景，共同感受时代的巨变。

此时，我和发小就站在大桥上，时光仿佛回到了小时候，那时候我们的愿景是，让河面上有一座自由通行的大桥，这个愿望远远超越了；时光仿佛回到了1000多年前，李白在登上宣城的谢公楼时感叹：“江城如画里，山晚望晴空；两水夹明镜，双桥落彩霞。”

一眼望去，此刻，一条条大河犹如一面面明亮的镜子，而一座座横跨其间的大桥宛如天上落下的彩虹，美不胜收，直击心扉。

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

主编：潘薇 责任编辑：蒋蕊 美术编辑：钟伟



唐人张祜的赞蜀诗和“宋蜀刻唐人集”

□刘火

人物

张祜（约792年—约853年），字承吉。唐代诗人，清河（今邢台清河）人。其家世显赫，时人称作张公子。《全唐诗》五百一十、五百一十一两卷共录张诗349首。张最有名的诗是“故国三千里，深宫二十年。一声何满子，双泪落君前”（《宫词两首》之一），“杜牧深重之”（清人语）。关于张的行迹，主要有两种。一种是与张同时代人皮日休的《论白居易荐徐凝疑张祜》（《全唐文》卷七九七），皮文大意讲张“作官体诗，词曲艳发……合噪得誉”，又为白居易推荐徐凝而贬损张祜抱不平。一种是元人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卷六《张祜传》、《张祜传》大意说张“乐高尚，称处士，骚情雅思”“一声何满子，双泪落君前”传入宫内，唐皇问及元稹张诗如何，元稹答：“张祜雕虫小巧，壮夫不为，若激激大过，恐变陛下风教。”元稹与白居易，时称“元白”，为9世纪初唐诗中兴的领袖。“元白”双双不喜张祜，也算得上唐诗史上的一桩公案。从此，张便不受官方待见，寓居苏州，游冶扬州、杭州等大都市，摹写山水，题咏名寺名园。394首诗里，“题”某某寺庙、某某名山、某某园林就多达近90首！

据这两种史料，张并没有到过蜀地，但是张祜涉及蜀地的诗，竟有10首之多，诗名分别是：《送蜀客》《发蜀客》《送人归蜀》《送杨秀才游蜀》《送杨秀才往夔州》《送人归蜀》《送曾黯游夔州》《送李长史归涪州》《听李简上人吹芦管三首》《黄蜀葵花》。这10首涉及蜀地的诗，有蜀地的山川地理、有蜀地的人文历史。《送蜀客》是一首五古，全诗如下：

楚客去岷江，西南指天末。平生不达意，万里船一发。

行行三峡夜，十二峰顶月。哀猿别曾林，忽忽声断咽。

嘉陵水初涨，岩岭耗积雪。不妨唐唐云，却藉宋玉说。

峨眉近凝黛，脚底谷洞穴。锦城昼鱼鱼，锦水春活活。

成都滞游地，酒客须醉杀。莫恋卓家垆，相如已屑屑。（引诗除注明外皆引自《全唐诗》卷五百一十、卷五百一十一）

诗中的地标岷江、嘉陵、三峡、峨眉、锦城、锦水、成都，诗中的人文历史哀猿、高唐、卓家垆等，都显示了诗人张祜对蜀地的稔熟，而且极其自然地将这些标识嵌套在诗中，成为知蜀地的、重要的蜀地人文地理；也让不知蜀地的、感受蜀地人文地理的优美悠



唐朝诗人张祜塑像



宋蜀刻唐人集影印版

蜀地并没受到太大的冲击。盛唐时的唐玄宗、唐末时的唐僖宗两帝，因京城或北方之乱先后“幸”蜀之事，蜀地成了大唐帝国最后的“诺亚方舟”。正是蜀地的大致安稳，给予了蜀地诗人特别是入蜀诗人某种意义上的诗之摇篮，得以施展自己的才情。无论是高官如高适、严武、韦皋，还是小吏闲职如杜甫、李颀，无论是大儒如仲子陵，还是高僧如贯休，在蜀一地，留诗史册。即便与蜀稍有接触的王勃、元稹一样为蜀地留下诗文。连从未入蜀的张祜对蜀地也无限地向往。《送人归蜀》写道：

锦城春色溯江源，三峡经过几夜猿。红树两崖开翠色，碧岩千仞涨波痕。

萧萧暮雨荆王梦，漠漠春烟蜀帝魂。长怨相如留滞处，富家还忆卓王孙。

这首诗，可能是张诗涉蜀诗最好的一首了。诗中的意象、境界、写景、抒情，格律不输唐诗选本最有影响的《唐诗三百首》里的七言律。遗憾的是，《唐诗三百首》没有选《三百首》选了张祜五言《何满子》一首即《宫词二首》第一。就是这首七律，宋蜀刻唐人集《张承吉文集》里，与清人编的《全唐诗》有异。宋蜀刻唐人集《张承吉文集》的这首诗诗名不叫《送人归蜀》而叫《送李兵曹归蜀》，全诗如下：

锦城春色梓潼源，三峡经过几夜猿。红树两崖开日色，碧岩千仞涨波痕。

萧萧暮雨荆王梦，漠漠春烟蜀帝魂。长怨相如留滞处，富家还忆卓王孙。

两版本除颈联、尾联相同外，首联、颔联都不同。于是便涉及这则小文的一话题：“宋蜀刻唐人集”。笔者曾有一文《开天辟地的宋蜀刻》（中央党校《学习时报》2019年9月16日），文中写道“无论造纸还是印刷，中国都

曾为世界的发祥与先声之重要一。在这一文明的进程中，蜀地曾写下中国印刷史极为重要的一页。近现代出版业巨匠张元济在1939年6月出版的《图书季刊》上发表的《实礼堂宋本书序》说：“越八百余载雕版。人文灿烂，既由朴而华，艺术演进，亦由粗而精。故防于晚唐，沿及五代，至南北宋而极盛。西起巴蜀，东达浙闽，举国临官、公库、郡斋、书院、祠堂、家塾、坊肆，无不各尽所能，而使吾国文化，日趋于发扬光大之境。”在张氏的这段关于中国印刷史对中国文明的重要作用的阐述中，有一个关键点讲的是：中国已有的800多年的雕版印刷起于“巴蜀”。佛家大部头典籍最早也出自蜀地刻本，现代版本学大家吕澂在1943年3月出版的《雅言》上发表的《宋藏蜀版本考》里说：“宋版藏始雕于益州，通称蜀版”。此处所说的“益州”，除了今天成都之外，还包括成都周边的眉山、绵竹等。“蜀版”成了中国书籍史、中国古籍版本史上的重要术语，具有重要地位。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“据北京图书馆藏宋蜀刻影印版尺寸悉原书”影印的“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”共48册（后又几次重印），其中就有《张承吉文集》。

关于“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”，当代古籍大家李致忠1978年在《张承吉文集》的《跋》中说：蜀地所刻唐人文集大概有两个系统，即北宋与南宋，前者半页11行有路宾王、李白、王维等，后者半页12行有孟浩然、李长吉、刘梦得、元微之等。《张承吉文集》即半页十二行。《张承吉文集》目录首页有印六枚，其中官印“翰林国史院官书”“北京图书馆藏”和私印“祁阳陈澄中藏书”（陈澄中，1894年—1978年，近代藏书大家），表明这册宋善善本度藏有序。《张承吉文集》的初刻自南宋初的眉州（今眉山）。正是这些宋蜀刻唐人集，为南宋之后的唐诗选本和全唐诗提供了重要的资源。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说南宋计有功的《唐诗纪事》、明初高棅的《唐诗品汇》和明末胡震亨的《唐音统签》（此书为《全唐诗》之前录诗最多的“全唐诗”）的原始资料一部分来自宋蜀刻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宋蜀刻唐人集，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最多、最早也保存最好的唐人集。

关于张诗辑录，还有一事：《全唐诗》两卷辑349首，南宋初蜀刻十卷本《张承吉文集》辑诗369首。这就有一个问题，《全唐诗》为清人所辑，而《张承吉文集》为宋人所辑。后人辑录的怎能少于前人辑录的？